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七

書

上侍從書五

謝給事書　　龍溪先生

古之欲以文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揄門拜塵幸一日之眄睞切以爲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掩者何至爲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詘道伸身耶雖深居簡出牢關固拒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詘身伸道甚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求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趼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爲好賢樂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墻益峻門墻益峻則非素待於左右者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彌年

絕意當世猶事權之攖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濵非特一介之賤
得以推其光而承餘潤也雖遊夫野叟亦或並時而爭市焉當
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詘身伸道者從焉某自
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
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未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
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材許閣下旣而歎賢士之関閩南
方之學者与中州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為榮某慨然欲在
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某以疵賤之身莫能与也乃者屛
迹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
承談笑然亦安知夫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耶
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
者矣豈陰有以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牖間半面而
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交近親疎計之
耶某於閣下其生也世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也位之相懸有

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世界何足以取閣下之知耶然此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与夫半面之頃者頤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文而見所發亦足以得其粗矣故輒干典謁而自託於無能之鋅為亂焉

代上何龍圖書　九峰先生

太史公有言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切深歎息以為知言何者士之生世其大略有三上焉者內重而外輕已貴而物賤覗舉世之譽已也若毀而其毀已也若譽此豪傑之士高世之人孟軻莊周之所為也中焉者行義語言政事文學各能其一以售於時此有才之士撫世之人由求游夏之所為也下焉者聞見踈蕪器局卑陋闇機會蒙事情拙訥自持無善狀顯過可以黜陟此無能之士庸妄之人石慶衛綰之所為也上焉者無求於世而世以名歸之下焉者得位無所施而取之者無所用惟中焉者非王公大人為之薦寵

則或沒世而名不稱此太史公之論所爲發也嗚呼王公大人之取士無求於世者既未易取而取之無所用者又不足取然則所謂中焉者其可恝然無意於其間乎某之不肖固不敢有意于上焉者至於中焉者亦未敢自謂能尒也然自少年出仕以至于老偶脫罪戾乃者備官天府陪圉屢蒙稱被天恩至迂祿秩雖因人成事無足多言而冒昧上恩每思自奮尚庶幾至公大人之取之使得効尺寸以報于上此則衰老不自量之志也某之待罪支郡而受察於節下之日久矣討其政謗之聲聞於左右者之聽亦多矣然而執事終无意啓過焉容而恕之豈其恕之於始而不錄之於終哉今者切聞執事被召歸朝明良之契如水于石无或存近密維此其時而某也一朝失所据依雖喜賢者之將得位而懼不得出於門下此太史公之論所以有獻于前也夫閭巷之人猶知自附青雲之士況某之有位於朝者哉區區鄙志不能但已惟執事幸察而去取之

上給事書

李忠毅公

其嘗謂六經異躰諸子百家不同宗各以其所自得注之乎手宣之乎簡策或深而雅或近而微或肆而浩或斂而規或如途之坦如山之巘視前先後效此先彼三光不同明而同麗乎天四瀆不同流而同歸於海古之作者例如此故魏英躍奇映庶後之于今未休也國初襲五代殘裂衰倦之氣文章冗弊極矣賴數鉅公交歆補救聯斷洗昏日涵月滋浸復醇厚雖未敢全三代之高躅視漢唐无甚媿焉自熙寧元豐以新義字說襲矣下而學者始病矣時猶有嘩者訴者指而瑕纇者而後禁愈嚴珍尚者竊休齊蒙美爵稍習貴矣則黜辱困躓隨之士子以得失高下為心進取為計乃捐高明之見以就有司之程低俛傑之氣以追世俗之好以熏以漬安之既久若牽而不自知也至崇寧學校遍天下規矩益急課試益煩苟簡之心益勝不復朝經夕傳廣覔深叩汨汨焉役役焉惟時文之是務以蹈利祿是句

一色少振厲近古者目為邪說雜攻而族噪之故其弊非發積固陋竹野鈍遲即彫組偶儷浮濫纖靡非長冗尾疊駢攤荒穢即窘澀枯短禿屑幺麽非低凡淺陋俚鄙膚近即杳邈混淪僻異譎詭而斯文掃地矣蓋天地至靈之氣豐融鬱積被於方物雲煙之狀風雨雷電之變草木之華實鳥獸蟲魚之聲息山之峙川之流君臣父子良弟夫婦之節百工之藝君子小人之情中国夷狄之風俗時之盛衰理亂人之謳謠叱咤怡愉感歎翕吾形接吾心拂有不能已者必以文章發之彫飾乾坤陶冶教化暢情性而表功烈帝王以之華国士大夫以之潘身厥續茂矣而辭華綿綿至以不振良可痛哉其北方之李者不量才力驚下弗克遠到元精刻厲有年于茲務以抗之禮以數之詩書以經之春秋以斷之采傳于荀孟及幽于老莊益奇於屈原揚雄以論語為準以辭析為鼓吹及耳于歷代史氏天文律志醫卜陰陽之說雖鏤冰雕朽竟無成功被譏於儕類見辱於場屋

而當世之間人亦或与之頃者先生持衡過韶不腆之文乃一

于古先近時舉子氣味擢寘選首風傳四方且駭且疑俄而信

向者亦有爲非特某之幸斯文之幸也切惟先生才高學富意

大識精不歷階庭直到西掖屢奏對落筆數千言遂蹴天下

之豪傑而取其冠踐揚滋久翱翔益深雍容封駁之司鉛洋潤

色之裴寸紙所傳人爭寶去眞可以主盟士類况朝廷新頒詔

書洗元祐之黨錮使魁奇廓達端亮朴忠有用之才振渾厚

壯厲深純簡切自得之文以追嘉祐治平之盛漸還古初甚哉

公自拔踴躍而起曰此吾曹敢行之秋也尚恐拔理畔道不合

一只人前輩重貽有識者羞輒請益于門下先生其忍絕而不傳邪

上國信侍郎書　　苕溪先生

迪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再拜上書國信侍郎閤下某

嘗觀士之懷才抱藝而不見試用猶病癈者而鉗其肘假人之

爬搔以爲快至其甚者若腹之有隱痛非但假人爲快而已

抑旦暮大其聲而嗟呼宜析人之哀已也以韓子之賢嘗為一
世所歸重方且自薦於時至於再三書而不通三及門而不
採其説以為古之士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於魯
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今
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嗚呼其
辭亦可謂切矣其嘗思之所謂士者讀古人之書行古人之道
用則進不用則退用固可喜不用何傷雖天下一君四海一国
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彼而入此然為天子進退人才者宜非
一人也執政大臣兩禁要近皆可以薦賢於天子顧已所挾誠
足以取知於人而用於世曾當有所歸不得於甲則得於乙不
得於乙則得於丙与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何以異哉若皆先所
合則有命焉何至汲汲自售號呼乞憐若是其切耶持此以闚
人蓋有年于茲非特其身之有不合也又深計而熟思之然後
知今之士与戰國之士異者抑其操術不侔何者戰國之士以

說諸權變取世資術而仰賀朝食暮離飾人之心易人之慮非
秦之衡人則趙之從長也非談天衍則雕龍奭也其自視富貴
可唾手取雖受辱不恥曰吾舌在足矣商鞅以帝王伯道干其
君而世謂之以三術鑽孝公彼三術者何術也究其用心乃今
市道之人獨能之曰傲惑倖是也以秦孝公而告之以帝道是
傲之也及其不合則更說以王道夫孝公之志豈在是哉抑帝
王之道何擇焉是惑之也至於未說以伯道則倖而已矣前者
之不合知後者之必合也盖修其說以要其君斷信用之篤也
今士以君子之道律其身以仁義忠信之說加乎人而曰我必
有合吾知其不可冀焉何者遇合誠難而操術未易用也脫或
遇其人有其時是安得不汲汲於求售以韓子之賢而上書自
薦類於衒衷無見深惟世其果矣與晚生行年四十有六連蹇於
趑進之途彷徨於寂寞之濱不可謂不久矣挾其術以行於世
每舉而每不合骨切自念遭盛治之世非若戰國之士可以出

入宋齊梁楚之間又不能用商鞅之術以肆其說譎權變之說又受辱不能不恥而獨有意乎君子之道仁義忠信之說既辛万有一者之合嗚呼其亦可謂不知量矣然而不能自已者亦豈有待乎哉某去歲居太學校服閤下重望而誦記其言以為務式非一日與其揚復論議得之於縉紳之間為加詳而某之定計求歸者抑審矣特門墻之阻邈在天上曾不得趑趄其間乃者閤下以使事道二浙其始作而言曰是行也歸當復於吾君則必以人才為先此韓子自薦之時也天其假予便哉書豈不必冊上足不必三及門一見於此決矣過也有命抑自信其操術果足以求合也今遭其時遇其人矣否亦有命抑自悔其闇見之陋不足以取知於大君子之門也今遭其時遇其人而失之矣二者非某之所敢必也謹錄所為近詩雜文一編藉手以見惟閤下進退之不宣

上尚書吳成季書　曲肱先生

月日具位某謹拜致書于判部尚書閣下某愚無他長辨說不
足於口走趨不足於力遅鈍鞅掌事尚書一年矣願吏於郡縣
之間所以事上官若諂若媚若譏且誣君面說而背毀某亦不敢
持此一物以奉左右蒙曉其拙誠於譏毀之中而加鞭策焉尚
書初不以見知為德某亦豈敢以是有德仁明之賜哉竭其區
區夙夜以職事報知遇耳過是未嘗出一辭畫一策以犯嚴聽
蓋執事之為郡恩信孚施惠化流行創瘵之民始知有生之樂
邑吏今奉行仁政而已今上以春卿招尚書還朝蓋近歲以來
自是而參大政秉鈞衡者接踵繼軌是必陛下欲內治大臣欲
同政也稽古禮文之事不敢以問左右罔心搞腹輒有所欲言
尚嘗行執事於廟堂矣措置規模固已定於胷中獨有收拾人
材最為當今所急今賢人善士沉抑不達羞進恥售淹滅无聞
誠在位者之責也且世之所謂大福而天下之所共美者莫不
欲壽考康寧子孫蕃多而其所謂極禍人於心為種惡之招者

不過曰無後也古人至以大臣不欲賢之辜為絕三統滅天道而未有後者皆為推賢揚善之報初若不足信者及觀郭令公位極人臣考中書者二十有四福壽兼隆子孫千億人以為再造唐室之功然霍子孟擁昭立宣人以為漢家之宗臣世不再傳霍氏遂以不祀則功業之報又或不然令公其賢篤士所用將佐宰相之才者數人為節度者二十有八人為丞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者五人如李光弼光進杜鴻漸之徒皆其選也此猶未足以盡令公好士之心及李謫仙坐永王璘事天下莫救爲言而公力欲奪官削爵以贖其罪好士如此所享可知如蕭望之張敞之徒抑而遠之始引恭義之徒以為助擁人自塞其無後者宜矣蓋司人物柄者其規模意義皆已素定一旦取而用之無不如意國家之興士大夫謂宰相留意人才者必推曾魯韓魏二公魯公未達時有雌黃公議錄士有片善必書之魏公作小官時已有甲乙丙丁四集以目天下之善士至其入相

收拾略盡魯公再出執政機迺用韓公之子繼祖其孫亦為樞臣其他持橐附邊蓋不可悉數觀此則前古之事上天之報可以無疑伏惟尚書厚德雅望為時耆成臧否不出諸口而褒貶備於胸中喜愠不形之色而善惡判於目前爲善不近名爲惡不計功而陰有德於斯人者多矣其是以知尚書之必能用人也昔張安世稱薦賢者隱而不以自言而羊叔子引達名士人亦莫主盟以尚書之必能遠嫌如張安世避名如羊叔子所以區區以人材為言雖然和扁善理病七年之艾非君卒之求存人善築室合抱之木非朝夕所致尚書旦夕參大政秉鈞衡有如陛下問尚書以人才則尚書亦品題於胸次亦有成人年試之毋忽

上周内翰書　方舟先生

内翰齊事任丈台坐去年罷政成都還里舍伏辱寄示書誨存問意厚非特世俗寒溫者比感与慚俱皆為無窮感之無窮者况

患頻併得此數其欣然增其慨然此感也至於愧之無窮者右披瀝刋斥逐者三四自揣名節爵祿抛于下流求出尋常人俛首低眉不敢吐氣矧欲引肪以希一代名勝君子之知知之深則愧之滋深宜矣右幼以學念書與童子日誦數千言既讀之則求其義因是而習為文以求甘工如是二十年既讀書又屬文則因窮理盡性而以入道如是者又三十餘年夫既已幸道則絶口不談人是非掩耳不聞人毀譽視他人流入鬼蜮而甘爲虺蜴則拔眼不復顧用是賈憎集謗要亦稱心拙謀所感無性也學道所貴者先以孝弟輔以忠信明為礼樂幽為鬼神死生以已徇道其所戒者貪欲其所守者清淨此在我者人何与焉我則不負人謂我負我則不欲人謂我欲貪欲之俗夫人援我以混此世者恐其以我不貪不欲者之睥睨及其惎已而浼其所守之戒也曾參之孝必不殺人慈母投杼焉者以言者三也右之不肖不幸蹤跡頻此雖至親不能无疑況他人愛憎是

非溷乱乎一言之則君子以爲不然而小人已疑矣再言之則君子疑之小人信之三言之則君子去之小人亦謂其果有此也尚敢矜己自詡皎皎於不知者之側乎一昨典眉州三蒙恩召以毋老親褫祠朝廷怜之畀以便禄爲成都府漕曾未一月論罷蹈瑕釁纍三年奪禄屏迹不出形影甚於禁錮不從貧者貧甚無以奉菽水爲親歡仰惟孝治之朝誰非人子者李助巧祠耕學晨昏繼以亡兒石以冢子當襲爲礼未及啓口重念亡兒受知內翰恩意不細竟以累舉不第發明到家舍憧以疾不起至無衣以斂今又無以爲葬亡子三女啼號在前裴累顒予誰任此責亡兒篤學深於易春秋先秦古書以下不謂其文自成一家蜀士知某用之非特父子私也所著書頁存剜得台坐一語表出其幽潜章布之魂不泯泯盛世甚願此表以斯文比賜如大行御祭擬造化以予生死蜀山草木昆虫性命寄矣所寄示文集多荷小板九經謾往表東閣齋郎九巾匪以爲報別

久違阻良覿臨書悵悵不宣月日年弟李石

上張子功尚書　　觀堂老人

天地英淑之氣不散而為尤物必鍾而為異人山川之秀丹砂芝朮金銀珠玉珂貝象犀鳳麟騶虞之屬皆是物也才智俊乂文詞勳業光明盛大忠厚篤實者皆是人也惟其在人不止中國必寓四夷不來而為異人必去而為天人鬼神一往一來一出一入皆是氣耳人徒見古來吾道有所謂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荀屈宋及秦漢以來賈馬班劉揚雄王鄭韓柳李杜之輩及其他不可殫舉者又見外道則有老聃莊周列禦寇及夫佛菩薩阿羅漢百万億之流則曰聖賢何其多也不知往來出入輪回循環而無窮者不過是百數十人為之耳初不若是之多也故在中國則向所謂堯舜周孔之徒是也在四夷則所謂老子佛氏之徒是也在天人鬼神則世所傳顏子李賀易近世之韓稚圭石曼卿之流是也然則異人聖賢天上且少而於世間

取之歟幸而出於世間者人可不貴重之歟所謂異人者又可
不自重歟今有人焉幸而生於中國又幸而不為痼聾瘖廢疾有
耳可以聽天下之至言有目可以讀聖賢之書有口可以談天
地古今之事雖未可与尚之諸子者有其不從異物中來也審
矣然則可不自重其身而欲与夫世之庸庸人偶生偶死者比哉
然則望之其人也雖然抑又有不幸者其生三十七年矣憂患
之攻乎其內相逐而不救飢寒之切乎其外久之而不去故使
之不得自充其所有若是二累也今也隨群而來獵得一官欲
進而與今仕官者角則勢力有所不如欲退而自守則其身汎
汎然未知所止方將老歲月於期會敝精神於趨走何暇議出
世事乎回視向之所以自重其身而不忍苟然以死者嗚呼又
可悼焉伏惟明公高文清節冠冕一世故士大夫仰之以為宗
師者有矣宿德碩望寵當代故聖天子恃之以為藩屏其得之天者
何其甚厚而見之人者何其可貴歟此失職之士所宜奔走依

歸告訴者也望之何敢僥倖於此則亦念其進退俱難有以指教之消用幾不累其志於衣食奔走之間猶得理其故學益充其所未至尚能追古人之陳迹而進揖於下風或不与庸夫庸人偶生偶死者比此望之驕昔之志也亦千里而來之志也

寄周子充尚書　　南軒先生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安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甚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學者常与朋友講

謂思慮欲其循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李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鮮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焉狂而況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間及此間相從者某近來退縮豈敢妄從但有舊日士子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晚年假竊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書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為甚是以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遂害事耳要亦如玉石之易辯即其行實夫豈恫疑虛喝可撼哉文定所論甚詳備在文集中曾見之否

上孫太冲書　趙狀元

切嘗聞之仕而不求知於人者僞也求知於人而不得其正者
辱也求知而得人雖掃舍人之門草自薦之書君子以爲宜求
知非其人則雖一日九遷其官君子以爲辱蓋君子之於人當
於其所附焉觀之則終身之榮辱見矣如子皮之識子産祁奚
之舉伯華鮑叔脫夷吾於拘囚平仲免石父於縲絏雖舉之天
下可也若馬融之於史良班固之輔竇通足以爲大圭之玷其
一時榮辛與夫百世之清議孰爲輕重此昔之君子所以難求
知於人而惡不由其道者知榮辱之所係焉故也唐韓柳氏俱
以文鳴在當時固未可以議其才器之優劣然愈也始受知於
裴中立以與午人幕府而共名高節卒與裴公相望宗元一陷
叔文之黨雖超取顯美於數月間而例被惡名視韓如星斗出
河漢不可幾及方二子求知之心一也而所附名異故榮辱隨
之吾宋自慶曆嘉祐以來保舉之法愈嚴自一命以上歷官三
四考求舉主三四人然後有職官之望自非負傑異之士遇時

達之知横飛捷出不由郡縣則有終身擯滯於選調而不得望
陞朝之選者多矣處世如是而必誦言於人曰吾方求人而附
之豈加信哉惟幸而趍走執事乎當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之門
遇品題不厭乎可以揚聲而論古人之出處也抑嘗聞之天聖
中王文康出鎮洛陽而富公彥國歐陽永叔尹公師魯梅公聖
俞謝公希深楊公子聰咸以盤仕之初隸其幕府長育成就卒
爲名臣奇才偉氣雖諸公之所因有然見信於時見用於君是
以中丞一顧之重也共惟其官才德之善學術之富輝映一時
自入冊府而直聲勁氣風采凜然求之古人未可多遜既而朝
廷寡勞文選近臣之一通知政事者出典外郡而閤下洪須一
州政清訟簡民安吏畏璽書曇龍黃之上矣政成入覲則雍容
禁林居論思之地推挽士類寔惟其時而某也天與之幸方盤
仕之初獲居下風爲征權末吏日與商賈小民爭尋常以趍鉛
書參李鄗文荒落殆盡中何所有而欲冀荐幕前輩以希大君子之

薦揚哉嘗聞之生於良樂之國而不見顧則畢世爲下乘其求之所以求知於閣下者意寔在此儻居下風爲末吏而不獲一言之許耳則終身沉陸可逆知而前定也況其家世寒素貧窶要人護不知識養交借與言詞無所出苟非含垢忍恥輸寫情素免執事之聽則後而失其時矣伏惟高明少加憐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十七

書

上臺諫書

投宋拾遺書　雷夏先生

十一月二十日鄉貢進士王禹偁謹齋戒沐浴裁書百拜于拾遺執事某嘗謂書契以來以文垂教者首曰丘軻之道始否而終泰則軻不足侔于丘也何者夫子連聘七十國而無尺土之位則否於始也明矣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張三綱之目提五常之領制禮以檢人迹作樂以和人心敷政刑以救人失崇祭祀以介人福使後之為君者為臣者為父者為子者不可斯須而離也則泰于終也又明矣軻則生不享其位死不行其教所著書亦在世之空文耳孰學而行之乎唯皮子請以孟軻為學科（就在日休文藪）屬唐祚將終奔而不用可痛惜哉孟軻氏没揚雄氏作時及乎失道賢者用權子雲以窮愁著書皆始務脫禍故作太

玄準周易法言準論語微機深旨世人鮮知能師而愛者止一
侯芭而已方之于軻季孟間也楊雄氏後文中子生知隋運將
終聖道未衍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成王氏六經門
弟子有若鉅鹿魏徵河南房玄齡京兆杜如晦咸北面師之隋
文中子亦逝矣門弟子歸於唐盡出先師之道以弼于文皇故
能立貞觀之業垂三百年傳十八葉矣豈非王氏教之効歟謂
隋之夫子焉雖劣于仲尼而復優于軻雄又明矣文中子滅昌
黎文公出師戴聖人之道述作聖人之言從而學者有若趙郡
李翱江夏黃頗安定皇甫湜固其徒也然位不足以行其道時
不足以振其教故不能復貞觀之風矣獨以辭旨幽遠規正人
倫亦曰唐之夫子焉下韓氏二百年世非無其文章孰能衆徒
聚于門張聖賢之道矣其或者復授于明公乎明公獲在軻楊
雄之業振仲淹退之之辭知天与其時人得厥位則退還唐風
不爲難焉然登明公之門師明公之道者甚衆止聞胡田二

君矣豈明公高道深德之所隔也而誨人誘善之未至耶其亦又聞不傷胎殀卵之命則麒麟鳳凰見矣不弃死馬之骨則千里之駒來矣明公方欲張姬孔之道聚游夏之徒盍以某為首則賢於某者不遠千里而至矣賢既至則明公之道得不光明乎道之光明也則明公得不為宋之夫子乎得不為文之六柄乎懷者明公之與東都也某嘗杖策辭親携屬行廢編文著書以求明公之顧一接威重屬明公有泰山之禱某以晨菪闕貢旅火是逼不果志業彷徨而歸居魯西二年間貧病相絆乞衣假食以給幼累勉強為文皆有悲愁寒餓之意不知他人之見者憫乎否乎用乎捨乎但以硯席舊文變化移書故里睚眦以為不于今年春始敢襲斐笈文來詣輦轂登明公之門以求譽師明公之道以進身未知明公按劍而拒之解榻而延之向所謂以某為首則賢於某者不遠千里而來矣其在今日哉且某敢言甘之具隨程玉之寶久留闕下則身與辨陳寂俱至矣進之退之俟明

公命

上楊諫議書　冨累先生

月日從表姪孫何謹齋沐再拜獻書諫議丈丈執事何聞道所合不以遠近高下側其中何嘗執是說以明於心而外俟於人由是內必正出必直未始曲而苟容徑怯於貴有位之名何則道者天下重器也非力古而經勇乎義而仁者殆非克荷荷悖古以順今弃義以全媚是私其道而待大君子以苟合而望聲闇燄彰猶舍四瀆而航潢澮以求屬大海也秖益勞耳安能至乎何是以不敢效俗儒之事懼被苟合之罪惟一矩於古道以為進謁之階焉伏以諫議之德輝諸朝蓋灼諸士觀諫議之文覇於翰苑翻於史編固不假銘鏤勒錢稱而頌之然后為盛也何伏自總角讀書即飽公望見朝廷之官於文者言文之道必主執事後進之藝於文者言文之財必祖執事何切樂聞其事恒欲涉蹈高蹤以候客館今幸過集旟臨郡首獲進謁優延

賜予異於等倫侍坐未幾再以所業為索夫其文者將自執事張
大吾道以播休天下俾得器於他日乎何幸會之如是也何性
識愚魯蔽弱於先術惟是立誠於儒勵心於文拾乎文則盲兄
識矣文之道粗知本末請試言之嘗聞於師曰文者炳天蔚地
括群品貫五常之器也源經範聖指仁爲義曰宗權尚伯構空
架虛曰雜摭乎古而上亘乎堯舜周孔文之紀而白者故歷代
文字者好稱之尚意不專其詞謂之工取其詞忘其意謂之剽
夫文之隆汙係乎王政之厚薄周漢之政粹其文質而峻魏晉
之政駁其文放而浮好文之徒文組心繡口儷字偶句和之苟
採穀利康哉可也移之於經風緯教則悖矣是知文之為非獨
釣聲光祿宗族而已必將振枝堯舜周孔道以法於世文之道
豈不大哉何切不自揆度然有志於古不幸恥所謂雜而好所
謂道者毋為文必遏毫楷墨貴採廣露索乎難故乎前哲未遑
以法合經術遵聖大堯舜周孔之心徒恨志闊而辞隘力劬而功

狹終未能騰一畏表一併以鶩於人唶古辯李徒有其心雖壯
業頗墜束於窮厄而謹守固持不敢釋去者誠俟遇於至人決
其是否而後已今既蒙執事提引誘問有若受聽理顧前志嗶
然騰光謹輒繕寫所業雜文詩賦共十軸跪獻机閤尊吾道扶
聖教則文存焉追騷雅寫比興則古調存焉其餘五七言律詩
私試賦充兄牀適以娛悲豁憤備聚試而已伏覬視事之暇少
賜概瞩察其詞而取其志攷夫道之是否恕其禮之僭越則何
之勤力於道有合而充閒矣退循妄作伏增慚慄于瀆增瀆若
蹈冰谷

上田諫議書　楊文公

某伏承諫議學士特以雄文曲垂嘉惠啓緘縢而鄭重寬刀尺
以再三耽味不忘佩服无斁切以諫議李士鍾岷峨之間氣襲
淹稷之素風秉筆檀作者之稱窮經得聖人之旨對策三道中
漢殿之甲科構賦十年占梁園之右席爰自討論汗簡啓迪緗

言藻繪章施設獻替道蓋斯文之先覺寶吾道之懸衡元禮門
墻固如登於龍阪樂天詩句亦遠播於雞林某早自計偕已深
景行雖云藻鑑何敢望回切骨博訪編聯願窺閫奧然白雪陽
春之曲屬和幾希而彈山媚水之珍不索何獲顧思齊之尤切
辱投閒以妄來昔者得荊州之書頓賀十部中長門之賦無慚
百金妄覬風雅之言不祛鄙俚之思獲徑尺之室論價何止於
五城聞九韶之音忘味更期於三月庶冰聲叉之侶孔訴鑽仰之
弥堅感媿之誠造次於是其感製謹留繕寫

上陳龍圖大諫書　　孫直講

七月日隴州防禦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孫地不虞僭
瀆謹擇日撰書再拜獻貴龍圖大諫執事地嘗聞處卑位以干崇貴
之地者有借易之名持小說以聞貴之側者有狂瞽之譏故
王公大人之門求知者日疊踵而受知者方一万一之間雖煥赫
名跡聲彩首者者其始相遇也亦莫不資叩角哀歌而後獲

啟　如

進假掃門擲躬而後獲伸茲道也詠古今之所難世伏惟執事
才出古人名耀當世凡所踐歷莫匪崇重自昔俊秀科第縉紳
之所榮表也綸閣掖垣之職清途之所妙選也牧伯藩宣之寄
列郡之所模準也銓品欲決之任士流之所司命也故古人有
一于其榮一在其柄則身昂然高視万世莫之与倫而執事始
發仕則冠俊秀於文場既歷事則首深嚴於翰苑藩宣數府皷
亢由之伏匿銓次群司清濁以之洞判乃文乃武惟其所施希
聲具美傑出衆表故天下瑰奇之士雖和鈆涵翰不能紀執事
之洪伐翹首企踵不能已執事之一顧况其瑣瑣者乎堪吏也
人微地薄素忘官路間若搖撫游洞庭俱瞻懷魂悸於風波之
際敢擬議其淺深而斥洞其涯涘乎近者因督倉廩適值執事
之鎮奏府幸拜左戟于上郡驛伏蒙召賜座曲加慰撫既進其
操守且勉其孝問欵語之下不覺愚智有橫海之殊品位有霄
壤之隔退念古人有負超邁方寸敏懃之行以地寒位冗見棄

於三公大人之門者不可勝道至有傚哀歌謝郎而一枝頗遇
者猶且據枝千古目為雄知況不由乎扣角不待乎排門隆隆
金臺成乎一拜功私自謂叨顧之殊恩知之幸豈非獨跨千載
而出于古人之万万乎抑又聞古人之所謂知己者蓋貴乎知
之於衆人之所未知採之於衆人之所未採也方其人或陷於
寒賤或困於淵藪猿狖之与俱奴隸之与群天下未知我獨知
之天下未採而我獨採之斯可謂先覺也又安俾微聲之不流
而美績之不著乎苟其人名姓既有乎功業既有成天下皆知
而知之天下皆採而採之斯所謂衆人之相遇也又安足貴乎
堪会也位卑而跡究名微而道晦孰肯待之若是知之於衆人
之所未知也若不替厚顧終賜钜恵俾連蹇之步獲賞於門下
是採之於衆人之所未採也夫既知之於未知之時又採之於
未採之地卓大之大恵而究古人之至勞則物之熙熙者固造
化之功也意切言瀆于冒大儒無任戰汗所業律詩雜文共五

輒隨書獲獻伏惟捐賜省覽不宣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六一居士

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辨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罪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其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

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辨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迋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耳非言事也待為主簿而不任職則可請罷以此辭然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伸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紛紛上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

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去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去舉中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者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竭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上范司諫書

六一居士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耳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系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

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系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
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
雖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
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
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
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
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系天下之事亦
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
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
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
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
陳州洛之士大夫留与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
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又相与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
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詞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

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脩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

彰吾君有納諫之明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大情哉可不皆哉伏惟執事忠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上范中丞書　徂徠先生

五月九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介聞謝除中執法乘疾置趣歸闕且過於鄆走短僕夫持書數幅見長夜大旆至則以書跪上馬前而賞其書中之言曰今天子命河陽舊相李公入平章中書事命青州牧天章閣待制范公爲御史中丞四海之望治矣三靈之心協矣人主聰明一朝獨運於万機之上乘然鼓乎宸慮既已於四月十七日天子烝法行乎近朝敝政七條事又於二十一日罷八御藥官男㧞除頽風一新庶政乾坤上下日月衆海莫不清闓乃躬引忠鯁見直悏宏

樽達之士一立於喦廊以和天下之政令一領於中司以持天下之紀綱夫喦廊之上政令之所出政令一不善則天下無政令矣中司之任紀綱所在紀綱一不正則天下無紀綱矣内外官府百餘人唯中書寀惡甚至爲天子腹心耳目爲朝廷總領爲天下都會國家官人千數貞宰相中丞執天子憲法行天子誥命布天子教化故天子持重其任周礼有太宰小宰太宰則今之宰相也小宰則今之中丞也所以黄麻青瑣坐而論道絳服白簡會當尊寺席盖以嚴其地也尊其人也亦自係不得而並也衆人不得而爲也惟主上英睿神武睿略神斷能任人不疑外取賢傑以自輔相惟相國齊德猶望忠誠正氣能耐久不変終始大輔惟中丞天節直道危言敢諫能守正不撓自結明主簡在帝心符於物望人神上下晉相協燮窮天之垠合億万口并億万心如一心如一口無一人異辭者初成命出士走諸朝吏走諸府哉走諸市農夫走諸野皓白之老三尺之童懽敢舞抃欣騰譁

道路曰天地久不序陰陽久不和風雨久不時寒暑久不貫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調乎淫靡蠹人文佛老害正教盛作奪農時土木耗民財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求乎東吏多輕授縣令多非人良直多沮埋奸贓多旌擢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闢乎中貴人黨獄千餘年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出入內外權傾四海天子之命不出於軒墀之上而出於旁闔天下之政不出於廊廟之間而在于閹寺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禁乎歲旱久不雨蝗蝻久為災天下民阻飢而且將死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食乎鰥寡惸獨不能自養者扶而困窮不能自存者聞之曰我其為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生乎窮困之隅九山之微覆盆之下日月有不照臨者聞之曰我其為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提乎天子之明之聖擬於堯舜侔於禹湯齊於文武相國中丞之功之德格於皇天被於四海暨於草木鳥魚故能感於人心懷於民情壯偉哉以相

國中丞同德協心左右我聖天子天下太平可延頸翹首而待
也唐太宗得房魏明皇得姚宋故李唐十八世三百年獨正觀
開元為太平以我聖天子亦唐太宗明皇也以相國中丞亦太
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也豈知明道不為正觀開元乎閣下無
曰吾位為中丞致太平宰相之事閣下雖則中丞天子之任閤
下也以宰相天下之待閣下以其中丞行宰相之事乎況主上
注意天下屬心踐登公槐正位岩廟在旦暮矣惟相國中丞為
天子為天下致太平焉且夫聖人乘運運乘氣天地間有正氣
有邪氣聖人生秉天地正氣則為真運運氣正天地萬物無不
正若矣故其君為明君臣為賢臣民為良民百物無札瘥夭傷
陰陽順序風雨時降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植不有或附蓋至正
之氣行於天地間東西南北中央上下無容髮隙妖孽惑邪之
氣無自入矣有毛髮之隙容邪氣干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正
必有聖人乘之而生聖人必有賢人起焉而輔黃帝之六相唐

堯之舜禹有虞之十六相湯之伊尹仲虺高宗之傅說文王之太公閎夭成王之周公召公漢祖之蕭何曹參光武之耿鄧唐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皆應期運而生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各從其類今天子秉正氣而生今相國今中丞逢其運而生聖賢符會千載見睹在此時也惟相國不以十三四年與顛危困躓爽其前節惟中丞不以三四年間取華途顯仕充其素量直以得真主逢真運如舜禹十六相佐唐虞伊尹傅說之佐湯高宗太公閎夭周公召公之佐文武成王房魏姚宋裴度之佐太宗明皇憲武俾我聖天子六五帝而四三皇太平之基丕丕而高天厚地而此崇永三靈之心四海之望也文中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而待也傾耳而聽側目而視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熙之後而君子息心焉今函域混一文軌遐暨聖天子春秋鼎盛盛德日新

天下傾耳拭目以待堯舜之治斯亦帝制可作之時也相國中丞當竭王佐之材罄忠良之節以副天主急太平之意將天下傾耳拭目之望無如太康之際帝制遂不克振使天下君子息心耳介生二十九年在貧賤飢寒中嘗膽嚼嚙不得舒散一旦見聖人龍行雷動於六合之上賢自羅起雲會耳目如聾聵暗發憤如狂積滯踴躍奮張不能制其言以筆大寫胸中事布之於旌麾下擬爲納焉惟命不宣介頓首

上孔中丞書　徂徠先生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使其家百四十餘世以侯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有子思爲安國爲穎達爲止於敷暢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齎然勢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數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二百年荀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万世唯孔氏子孫雖

有得之者僅四十餘世傳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
尊祖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
伸於朝覲用於天子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
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三帝為三王為兩漢為唐矣
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
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
死君已死位不能誅不能止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
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
下攝相事則齊侯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
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
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盜賊未盡除是夫子之
道猶未克盡舉昔夫子自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意也
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与他府並
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

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言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繩糾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劾之君至尊也將與相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此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尤與比然須得如閤下者居之始員奏易旨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孔曰人存則政舉閤下亞人之後文能得亞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謇諤獸持紀綱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要朝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連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字淡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期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盤

鄉鄉且有自戴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閤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万機來登崇俊良黜逐姦人革故鼎新百度備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閤下尚稽天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閤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肯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爲某某官時忠鯁讜直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揭然聳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其官位弥高身弥貴祿厚志逞私庭動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頋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物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无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

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豈啻醜正罵詈實繁幸而有固君子在於朝則自小子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求致譽中途晚節須有變渝冒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有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叢聚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詎小人排毀不已良可怪也閤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不再拜

上孫沖諫議書　滄浪翁

某嘗謂世之急君教救之久則困弊而不流柄天下者必相宜以救之收拯其宜則衰削潰敗而莫得收者道之消德生

爲德之蔽文生爲文之蔽辭生爲辭之削詭辯生爲辯之生也害辭辭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夫道也者性也三皇之治也德也者復性者也二帝之迹也文者表而已矣三代之采物也辭者所以董役泰漢之訓詁也辯者華言麗口賊蠹正貞而眩人視聽若衞之音魯之儒所謂晉唐俗儒之賦頌也嗟三代之際救得其宜故治多爲三代之後不知所以救故乱生爲然上世非無文詞道德勝而沒振故也後代非無道德詭辯放淫而覆蔽之也故使至雜不純而風流易逌誠可歎息文之興詞失之久矣烏可議於近世邪況敢言道德者乎然而興衰之興治乱之法不越此有言而又筆之者則亦可尚其志此有素末實暴裁於流俗前以召戾侮苟非丈大賢君子智識度越則紬迎避勍録録走趍之不暇也切惟閭下守量拂世業問追古放言遺懷刮昏出明欽欲掌弘大物以曉聾瞽起前敝其故敢繕寫雜文共八十有五篇求爲左右又用此本原論以先之

蓋其識淺削淺之説不足託聽覽也自公餘閒乞賜一閱寔區區之願也謹拜

上銭司諫書　　蒲左丞

十一月三日閬中蒲宗孟謹拜書彭城司諫閣下宗孟不肖昏冥道未空跡不耀於士人不名於當世偶從口耳之學得舉進士第又爲儒生日尚名卿賢士挾寶自愧恥頑以不敏之學請於門下明公不予弃也辱以一言之稱又辱以一言之教謂曰子之爲是也世人少有留心焉能深長其思慮加篤其行業書乎善者也宗孟時亦不甚爲自得謂當途之人誘進學者皆當然矣及來京師亦進足於王公之門往往爲閽人侍史所偶限有至而不能一進退而不能一同其面者偶見焉則尊嚴其休見貴重其數頗自尚士人相爲貴賤之間其能稱舉而教誨之諭公之於宗孟異矣宗孟之報明公亦宜有以厚也昨聞朝廷以諫官召閣下區區小子實亦喜幸舉口吐氣以爲朝廷得人賀

而自度有以盡心於閤下爲大凡儒者好辨万世是非當其貧賤時嘗思一發是非万世之心以可否當世之事得諫官自謂榮遇諫官不爲卑其責亦不爲不重天下大利害生民大疾苦人君大過失百官大姦佞皆得一以言正之今疎遠之人輙議朝政動有出位妄言之罰若諫官不得人而處之則遂無人敢言矣天下之事將何於誰乎今天子神聖聰明優游諫臣好聽直言不爭游宴少有過失於古無四又得閤下出入諫署日備顧問天下之勢無虞攸擾矣伏見近日詔冊貴妃中外皆以爲不可議論紛然而言事之臣未聞有以一辨者人心疑惑側身引領皆曰吾有待於彭城司諫君矣司諫始以大科進今又得顯官身處諫職自入諫署以來所係政體所可言者將此一事且在司諫固不肯後之光命下以來迨今一月而閤下無一言之諍隨衆黙爾不如士人始者之望豈閤下有讓於他人而待其言乎將他人已言而閤下不肯其言乎夫何遲遲而不一發

也此天子有憂人之意而諫官不之成人人望諫官之言而諫官不之救誠為天下嘆矣又聞后族四十餘人例皆遷官貨於事体尤可怪駭夫后族於属為親名器於國為重因命嬪妃而爵因后族是尊於所親者節昭於聯華者也台若无功而冒爵位是國家名器可輕而無功之人可貴也名器之重尤可愛惜自漢唐以來延及祖宗之朝尚非大有功德者爵位不得有加甚者厚賜予擬諭而已豈有因命妃嬪而后族四五十人例遷者乎凱明公為天下一言之以存朝廷事勢之大收士人失望之心則天子之聖無有玷缺而盛德不為累矣毋曰已行之事不可追復言之無益焉思其無益而求所以有益天下不勝大幸昔陽城與王仲舒輩伏閤論裴延齡事當城等諫時有金吾張万福者趍至延英門大言稱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等夫万福武人也尚能如此感激自喜使陛下一能此仁聲充天下之望則不唯一武人為陛下大言遍拜矣况

今之士大夫處朝廷者豈特張方福比哉前日亦以書投於御
御史不知其果聽否恐猶未也故直抵明公門孔子曰不以人
廢言不以言廢人明公其是之乎冒瀆嚴實當觸迕之責不宣
宗孟再拜

上趙司諫書

老泉先生

洵啓向家於眉陽以病懶不獲從事者常以為閣下之所在
懿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
于門縱不獲罪固已為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虞君
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塵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
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幸以為可許於世者其不以鄙棄得明矣
洵不識閣下然仰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
得交於當世以偷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
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聯勢附之嫌是
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

則以裁致書為患夫裁致書問者虛說無用裁致書者虛詞無觀
得其充用與其無觀而加意不得而怒也与聖見之好惡無異
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窃若雅亦
無故不至京師唐君子白以復日頃者朝廷假以試校書郎
見授尚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
差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八

書

上臺諫書二

上吳殿院書　　淨德先生

陶始相別之明年聞召自長沙作御史私心喜甚謂朝廷擢直忠之士以補礪庶政可為天下賀第未嘗走一書通左右敘所以然不數月又聞亂卒相過政論列切正謫守他陽薦紳大夫皆惜其不當去今年春上念言職之難知公議不可廢復召以用而朝廷之責乃塞夫豈為乎忠而取重當世如是凜凜乎然則了天下之事不足為大也功名不足為有無也惟忠臣義士感槩抗激發露所蓄以康國愛君為先務始終無愧而後已也陶聞之古者采言之道博自三公四輔朝夕納誨卿大夫獻規士抗議下至百工之賤皆執藝事以諫故一有闕失舉得以諭從而悟之今夫群臣享祿居位雖有志於民而不職于言者儻

詔及朝廷之臧否則誠以為僭且妄以為近名徼寵况其敢信耶獨諫官御史得奮訐然不顧避以指摘規正為巳任然切觀天下之事固有違於天公天正者隱於大利大害者幸而諫官御史言則救之不幸而不言則救之之道無因而至乃生民休戚之所歸國家治亂之所係也方今之勢宗廟社稷計之最重者猶未聞焉永惟根本之説可為寒心陶踈遠鄙賤間於躬要得非迹涉幾會必遠思熟慮而後發耶抑君臣之際置而未議耶將廟堂之上權制有定不得而知耶愚誠惓惓有望於閤下

上趙雍端書　淨德先生

陶竊審朝廷僉言責之職輒卬其人乃召還執事任以臺雜詔書布告士大夫相与為賀以謂朝廷明昌輔相協力樂得忠義之士共維綱紀以貽無窮是故執事兩出而再至今之來其望益隆其任益重其始終進退之際益為難惟執事天禀堅正信道篤厚勇直之氣未嘗暴露於形色險夷之塗一不能少迂其趣

尚未敢致大節以崇樹國体世確論以該切世務裁諸事業而
輝光炳然可見矣必能處之以無愧施之以有為所以繫天下
之望而副朝廷之任也始終進退之際孰處其難乎方今國慮
深遠治具取別求為本根之策不苟朝夕之計故誠之迹不涉
於朋黨朋比之嫌不聞於百群浮民之賓書雖未決於四海而
時有遂漑制邊之大略雖未通於百世而日謹御脩循而守之
究其所不至而講修之亦庶乎治平之漸也主上仁聖慈恕言路
不壅議臣擬者輒加聽納然而邪險之人任非其責徙能規覓
利機志失分義以為危言一出則主意駭動美名貴仕階此而
得於是假忠讜之迹伸悖慢之志多作詭辨以訐裝隱譎巧為
複辭以詆斥從纔語聞於中事白於外邸司傳報流及吏夏淺
夫狂士得籍其口使朝廷受有過之名而已享直聲此歲廣西
之疏泗州之議率類此也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又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與訐以為直者蓋君子能於處

已而後能諫人內顧宜如何耳夫鼎鑊在前而氣不慴九命及門而容不喜惟社稷生民之安為務皆斯人之徒而能乎爽其歸觀乎於世而已宜見惡於聖人也古之人諫不欲陳過則稱己斯謀斯猷乃曰惟后之德為之言而四躰不與其言不為之功而天下賴其功全且子之大分畢賢者之遠業屬君致主之道不當如是耶是皆執事詳聞而熟計之矣陶冶足乎其間哉士固伸於知己微執事豈嘗語及惟裁恕之幸甚

上田正言書

南豐先生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乎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因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為諫官也然其區區致嘉賀者亦有去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賢者幾若舉措趨向一本於哲且天下沒沒日就衰歛靡然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乎群臣顒顒思見其為國家興太平也天下

既以此望之而又以爲公卿大夫侍從司諫諍紀綱之官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求君子不負天子之知矣天下之望矣其久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適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嘆息者矣始者執事爲天下主宰畫在外朝廷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爲之至今而乃爲諫官非大位然論議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矣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恐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爲諫官賢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得失當方出之是非也其事較然者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諍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于再至于三則釋其位而去爲可也

固非謂從時重而向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語曰吾某日言某事吾某事益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身不過趑趄滯書唯儱閒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與舉曰賢而能諫諍故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儱者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聲名頗四海而敢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說附而蹈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為也昔漢有公孫弘欲鄰谷皆賢良選用討其一時之名迹不滅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古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設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切討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誅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困窮生

於困窮欲勿為罪女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塞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其言雖切何用若欲與太平報國家則顧危否容而隨俗也況執事計當世之得失已詳矣忿世俗之垢玩者有素矣士君子用捨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足知而孰曉也其是以聞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助思慮今世亦不多不談治道其未嘗一造而轍情實誠有所鼓賀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吳中丞書　　王臺王公

竊嘗謂天下之事宰相能行臺諫可言有用不用不若行之易有功也古之君子欲行其道者位不至宰相必為臺諫所謂臺諫者非謂區區論說利害得失朝上章而夕奏疏也其要在於為天子辨大臣之賢否使其所用者賢天下之利害得失孰為可與孰為可廢辨以漸行之臺諫退而俟其行何則行之者

易言之者雖吾將取其易者而爲之及其成功一也嗚呼非有愛君憂國之誠心而不爲沽直以取名暫言而塞責者不足以與此昔韓文公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其後延齡陸贄無罪沮裴延齡不得宰相卒以諫顯後世皆知城之賢而不識其意歐陽文忠公以謂城當德宗時天下豈無一事可言及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韓文公作論以爲過賢以謂城爲諫官時贄已爲相天下之事贄宜不能行使城言之何益雖然贄之道不得不用而贄猶在位天下終有賴焉向使城以言而去則其後德宗欲逐贄相延齡使誰爭之城之不言其意蓋有待於此文忠之論亦爲過矣乃者大臣用事方君臣握手膠漆之間閣下首開其隙雖以此去而其君臣之際終亦不能合天下曉然皆知是非公議之所在議者謂閣下之勇過孟賁遠矣其後更用大臣復召閣下爲臺長搢紳之議謂閣下論事必復

如前而閣下所言似若不切於事者議者莫不以爲疑愚切料閣下之不言蓋若陽城之有待也方今仁聖在上樂聞善言如不聞而天下猶以言爲諱求賢如不及而小人猶塞賢者之路恭儉節用而四方猶有匱乏之憂惻怛愛人而四方猶有愁苦之歎是四者大臣不能宣上意達下情壅蔽之患也閣下忠言直道簡在上心久矣台樞便坐可跬步至賞罰有望於閣下之行而豈獨區區之言哉往年閣下過鄆與某携從僚吏之末進見於下風而碌碌進退無以求知今者輒爲書妄論閣下之所爲以献伏惟察而進之幸甚

上吳中丞書　　固窮先生

某爲兒時嘗竊先生長老間切聞慶曆中有古賢人曰范文正公實乃心國家得孟軻勇於義之道蓋三仕三逐其節益高終致大用顯名諸侯搢紳士大夫借重引譽想望風烈以忠義自奮迨嘉祐治平間以數十輩是時文正公沒已十數年某兒戲

未喻也其後稍長知讀書思昔日之言而不及見其人乃退而
求其文伏而讀之以致其終始大畧蓋嘗與晏丞相書論天子
率百官上壽東宫事非是非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且長外族
强熾之漸晏初不平之是文正公爲小官時已有此志且夫上
壽小事也爲天子禮良不爲過且於國政似未有大利害而必
力爭之蓋忠臣義士憂國愛君深計遠慮防微杜漸信非鄙夫
所能及此故三仕三逐終致大用天下高之自文正公後正直
之操或起或仆於[illegible]五六十年學者汨于勢利委靡偷惰漸成
黨同伐異之風如是者又將二十年前年閤下自近侍擢長栢
臺秉士氣彫敝之餘朝野久不聞直聲一朝引義指摘開封尹
內侍之過天子慨然感動待以國士閤下以道義自當韜光晦
迹不求聲名邁往之氣去而後發故以爲流俗所知一朝倡義
天下之聚而議者所在成市某輒從傍解之曰公固未易測也
意者先以忠信結上將信而言言而出出而後用用而後以進退

史之乎其後果數月而言又數月而出出數月而召於是向之
議者皆釋然曰公慶曆嘉祐時人也其則又曰前日之言而出
也其責輕今日之召而來也其責重是何也前日之言未甚行
而出其出也閤下全一身之節高舉遠引而不與國是矣雖不
吾人誰吾責者今日之召而來也是天子以其言忠是行也不
獨用之又將窮究其底蘊而後已而天下亦以公之此來也必
能建功立業興利除害援君子而排匪人外爵祿而忘富貴以
社稷安危為任以實前言少有不副焉則人人得以議其後故
其責也重何者去年夏秋之交中外之士召若干輩詔下之日
人人有先到欲留之人或逡巡不肯去獨閤下懇辭再三自秋
迄冬閱時而後來閤下要先絜其去就不枉尺直尋欲有以深
藏而重發之者是爵祿富貴不足以留閤下而胷中之所成就
者甚大而不輕出之也自拜命以來未兩月忠言嘉謨啓迪左
右所以衛社稷安宗廟排姦慝辨忠良其來不得而知然觀今日

倚任之寄与中外屬望之重閤下君臣之間必能心期黙喻而
天下之勢繼自今可以逆知其將如何矣凡前代安危治乱之機
與當今扶危救弊之急務閤下固已了然見於未萌雖有高世
絶俗之慮無出於閤下所料明矣然而君子小人勢不兩立非
不可兩立而不可兩用衆君子雖用而一小人存猶足以勝衆
君子一小人既進雖竭衆君子之力不能勝西漢之衰也其勢
在外戚外戚不能獨立也寔吾儒有以助之東漢之衰也其勢
在內侍禁錮之禍初不至是也寔吾黨之士有以致之貢禹雅
圭身爲儒臣不能正言以杜其漸其後京兆尹言王氏幾敗
而谷永杜欽之徒反爲鳳討策既誅章罪王氏勢益牢其禍始
於貢禹辨主成於谷永杜欽至安昌侯而人主拱手矣東漢之
際匹夫抗憤義士激昂以陳蕃李固之忠正而輔李膺范滂臯
敢吞儒之氣靜而圖之豈无可爲之際張奐老於兵間不能預
備反爲人用其所謂西漢有可救之理而無其人東京有救治之

人而非其術然則欲達君子以破小人之謀而又審所以御之
之術者君子之道也以易攷之君子之於小人在否則包承之
在夬則剛決之否之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六二曰包
承小人吉大人否亨閣下頃年傾側群枉之間以正引類小人
初不之覺誠得包承之道今去否而趨夬之時然夬者五陽而
決一陰今也君子未欲謂之否則不可謂之夬亦不可閣下獨
以臺中一二君子決天下之小人其勢不絕如綫切爲閣下危
之且自元豐以來人物大槩五変未嘗有人出一言而正名曰
某君子儒某小人儒而彼所謂君子小人者皆邪人所指名以
自爲計非天下之公議也豈其識不明故抑君子小人之勢旣
分而已遂無容乎所謂君子者豈亦隨時而変歟今聖德日
新閣下以道徇身勵彈擊之拙稽之二漢万無此理然而君子
求於國必能明燭万全之理譬如良醫之治病當於安樂強健
之時而逆知其所受病之由今君子之道以勝矣察其實而未

之見為何以善其後以至彼求援我之際未甚明辨何也且所謂古君子者果安在哉其落魄賤士切聞伯夷之風念天下太平庶人商旅尚得謗於道而議於市而况正途方闢言路方開閣下為天下之唱鼓直氣於偷惰委靡之後人人莫不欲罄所有以承休德退而思之厥今天下非閣下誰与歸者是以不避父浅之議而試一鳴焉且以亟明天子樂善不倦之美伏惟閣下蘊西漢經術之富而抗之以鯁亮負東京名節之高而濟之以權衡持之既久而發之也遅則破天下之黨論而速用其眞所謂君子者辨君子小人疑似未分之勢而正其始而勿更以小人雜之誠莫急於今日也昔文正公之出也門生皆去而王質獨送或人怪之質曰使范公它日作宰相以直道將何而出質當送之海上質貞於文正公無一日之舊識也誠有所感激耳亦以堅文正公之心今閣下雖進易退已有文正公之風其將自此大用用而不肯少屈以始終文正公之大節則某雖不才

願尚於貨之義伏惟加察幸甚

上朱侍御書　　蘭陵孫公

某不獲已冒瀆尚欲有言輒恃存眷試言之某宣和末擢任侍御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刼寨誤國伏闕首禍又論王黼誅死而召蔡京子孫賜第等事疏奏忤閣輕犯衆怒故得罪於孫李賓客未幾淵聖幸青城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吳幵莫儔皆稱病淵聖召某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之西掖奏曰雖非某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却回要說南朝刼寨殘我軍結子覩滅我國遂如某說叙二事以爲大臣誤國致北朝與我如此又卻回令作四六都來於是宰相何㮚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脩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表去淵聖詔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日大駕還内建炎初上駐蹕維楊言官馬伸論某草表之罪上曰大臣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交修得台州來訪某曰有談公表中有戮宗廟兩

語却不是蔡李鄭客乃胡寅所爲也時何相而程下世久矣交
脩恐他日援引為證某曰無恤在某不敢奉扱扱公何益又脩
又曰今有談人短長如其朋友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又有談
父兄之短於子弟之前者小必遭訶罵大必致論訴豈有人臣
為人主作文而毀宗廟不待識者而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
大后婦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
謂之實錄風俗之衰変乱白黒顛倒是非君父尚不免如某厶
麽何足道哉某婦宿田里二十五年屛跡杜門無意於世間矣
會秦相擅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某始不忍
以姓名久汚罪籍遂叩閽一鳴仍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宮觀
秩觀不敢辭乞上書納祿庶幾得諧首丘之願奏牘抵闕而
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訴惕然而懼甘然而思曰家有由不得為
主人有死喪不得葬世間容有是事乎平生無事得謗樯樯頭
此其人微望輕秦與學不立而為世嫉之所加切自愧歎而已今

華牒已付憲司所望結斷後侍御取索公案一觀儻有一言之
妄某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睚
眦或借交報怨聚斂白之根拔一紙之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
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皆不及焉儻因此時究見真
妄使誣罔之徒中傷善良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

上黄侍御書　　定庵先生

月日具位陳公輔謹裁書再拜獻于侍御閣下公輔竊謂君子
之進退必知所輕重其退也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賢哲獨
善無意於憂世之患視富貴利達如蚊蝱過前無所係累當是
時所知所重者在一身而天下為輕矣其進也食人之祿必憂人
之事事有不便於民無益於國家者苟當其責須極其力拯救
雖犯顏逆耳加之竄逐誅死有所不顧當是時知所重者在天
下而一身為輕耳一進一退輕重之所係不同豈可苟然哉公
輔聞閣下名久矣恨未能一拜丗之守頃嘗閱邸報見章疏中或

有公等人所難言者天下皆曰此新御史黃公之言洎至闕下亦聞諸朝士大夫謂當今敢能言者唯黃公也然則閤下亦知所重者在天下而一身爲輕矣此古君子之用心也公輔所以敢特此以見雖然以今日天下觀之以無可言者綱紀法度禮樂政事皆追法先王盛時此固不必議也公輔以謂有大可言者願試陳之夫天下之所以平安風俗之所以淳厚朝廷內外乂而無事者以國用有餘民力不匱故能有備而無患也自古及今興亡所係惟此二者公輔比緣解官由淮浙以至都下聞去年東南所至皆大稔高下之田無有不利此時和歲豐太平之日也固宜粒米狼戾公私富饒然州縣府庫所蓄無幾官兵請受隨得隨給每每患其不足詢之民間又亦困於飢寒物價騰踊衣食急迫所謂國用民力果能有餘而不匱邪大稔之歲猶若是設或一遇水旱凶荒其何以堪夫陰陽升降之運不能常無然水旱凶荒雖堯湯有之此不可保其常惟在乎有備而

已公輔以謂今日有大可言者無易於此不識廟堂宰留意否抑惟主上聰明睿智勤勞大幾其憂國恤民之心無所不至儻聞二者之弊如此未有不惻然但在位之臣不能為之開陳耳今朝廷百執事中不當言責者則各司其守因循而不肯言遠方小臣有位卑言高之罪則畏避而不敢言是可言者在諫官御史也閤下素以風節立朝方且得君而居可言之路幸望以天下為重少加意焉實社稷之福生民之幸也嘗聞智者慮事於未然之前愚者圖患於已形之後故有道者言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其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其細又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乱今天下幸而數十年間水旱不作中外安静誠能郡浮靡之費省不急之務擇監司郡守子寧切責俾專以國用民力為念凡無名進見一切禁絕則藏之於國而其用有餘藏之於民而其力不匱太平之業可以坐享於万斯年而不泯矣不於此時圖之欲何所俟哉公輔與賤書生竊祿賜靦自以少安

愚分未嘗急急於公卿之間今日之來意以謂閤下既已進而在朝其當以天下爲重又況事有大可言者苟無所建明君誠可惜也故切以區區之說獻焉昔文忠公論李翺之文以謂今之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公輔之言人以爲狂爲病而怒笑之者衆矣然惟閤下處今之世蹈古之人必能聽之故不敢自默伏惟鑒其狂愚不勝幸甚不宣公輔再拜

上中丞書　　　定菴先生

月日具位陳公輔謹裁書再拜獻于中丞閤下昔歐陽文忠公時嘗薦石介以上書論赦罷去而文忠公則作書与杜中丞言介不當罷中丞當辨之夫主簿非言事之官而輙言事罷去宜矣彼罷而代又非重責也文忠公又區區与中丞言之又況爲言官大於主簿苟因言而竄之嶺外在位者焉得不爲直之乎前月侍御史薦孫光以言徐某事蒙送部与合入差遣部中遂差

知郴州立山縣且孫光所言當與不當固未易辨也朝廷送部與台入處固未甚深罪之流嶺外之行不知孰使之邪中外皆謂孫光前此嘗論列三省吏祿厚權高漸不可長故群吏怨之遂置於此雖吏部自尚書而下莫能折其謀審如是又大可駭也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言事得罪宜出天子之意而省吏乃得以害之此事嘗盛明之朝所當有邪命下既久公卿百執事中無一人為辨之且孫光自為御史數以言事聞在今日亦可謂難得之士也其言之是非枉直雖未可知然不過作能言御史朝廷有一能言御史而不能容卒寘于嶺表若是豈足以來天下之善言邪伏惟中丞以高才行業少年取科第擢歷臚仕歷三院以至為中丞天下之所仰望而天子之所深信者也如今日孫光之事他人亦不敢排雲披腹以干鈇鉞之誅信其言者惟中丞耳幸望以公天下為心出一言之若孫光者固未足惜盡使天下知中丞公心直氣遠到古人朝廷倚此以為重

也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悚激切之至不宣公輔再拜

上諫垣書　　　　茗溪先生

吳興進士劉某再拜上書諫議閣下某嘗謂天下之事以為重則踰於泰山以為輕則等於鴻毛其重輕初無常也重外者輕內重內者輕外彼重則此輕此重則彼輕曾不知所謂真輕重者果安在哉老莊氏之說則以身為內以物為外清淨寡欲不與事接視身之外物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輕外而重內也如此而孔孟之說或以殺身而成仁舍生而取義審如是是身未必重也嗟乎此二理者初若易定而怵於利害之間則其相去懸絕雖泰山鴻毛不足以喻此世之人所以毋毋猶豫而不能決又況懸其爵賞於其前死生禍福之懼于其後其不顛倒迷謬者幾希此無他處之不素故也宋人得玉獻諸子罕且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矣王之

爲寶不待告而明矣而子罕謝以不貪是直以不貪之寶爲重於玉故判之於立談之頃而無所惑焉由此論之則古聖賢之於重輕固先有以處之矣夫又安肯以苟異乎欲爲心哉以其有重於此也雖殺身可也舍生可也況於王乎非特孔孟子罕也古之人皆然如其遺物離人退而從老莊氏之說則已苟有心於天下未有不出於是者矣其肯以是觀人而有及於閣下惟閣下之道其精深奧妙固不可得而窺測然前日所設施著見之跡則夫人而知之也其私以謂其不得於吾孔孟之說故用是以求質焉儻其之說誠有合於閣下之道則進之而語其餘可也哀其誠而誘之使信於其說可也若城府深阻秘而弗示則非古聖賢之道亦非所望於閣下不宣

寄中丞書

君溪先生

某愚暗不通世務切謂自古有國家無緩急所賴以濟者人才而已天下多事無甚於唐而一時人才足以宏濟艱難者何盛

邪將相勸德忠臣義士儒學文藝下迨醫巫星曆之流亦皆超越前後人才不競未有如今日者中丞亦嘗念之乎一日之警士大夫至無可使而朝廷之上論議莫知適從類亦迷謬往往可笑聖主首起中丞於廢籍之中畀將任以天下之重伏計中丞所以復吾君者宜以人才為急嘗謂由崇寧至今天下人才敗壞幾盡任用私邪杜塞正路士大夫汨沒於俗學不知古今無能論一事者稍自激昂沮辱摧抑重以禍災故家遺俗無復存者風聲氣習悉從委靡前日號為忠孝家子孫類以父祖流離為鑒戒棄其所學後輩見聞悉出一途自是朝廷之上無君子矣願中丞力贊聖主發成人材包容狂直以勵士氣忠義所激往往向風妖廓公道無使私邪之人尚得預於其間古人云種藝蘊蓄不見其益有時而大推留意焉考察其陋儒無知因書覼縷不知其僣亦恃中丞忠厚宏達不以其愚加之罪也伏紙震悚不宣

上勾龍行父中丞書　　金華先生

中丞執事其未使上衰晚不及見前輩矣然聞之長老慶曆治平元祐之間士大夫登臺省處廊廟而四海之論無一以為不當得者及考其始終大略則皆光明卓偉從容於位而抒浮於用焉近世士大夫苟少進而躐於顯登非特四海之論憮然不滿雖其子弟親戚亦莫厭也徐觀其設為注措果無善最補於治亂夫朝廷設尊爵盛祿固以待四海之俊傑若非其宜而得之社稷之禍也不徒為若人播惡遺臭背其方執事在下僚公輔之望已著於搢紳一朝召見天子遂待以國士四海隱然歸重故今日操帝制明日司邦貞如極清華之選而論者猶以為晚暮况護前嫉勝蜀人為甚至於執事無有異辭是誠社稷之福不獨執事之榮也然而士大夫起布衣無所攜藉而自以博學直道結万乘之知如執事者誠豈易數哉執事其既處此甚若有歟夫中丞之權與宰相等宰相於天下之事無不可為

而中丞於天下之事無不可言然宰相所為有得失中丞得以議而中丞所言有當否宰相不得問是天子待宰相又未若中丞之為尽也仕至於宰相疑若安意肆志以遂其所欲為而一有不善則中丞隨而議其後中丞官雖卑於宰相而明目張膽爭是非正予奪則天子為之屈宰相為之逐其任不已重乎惟其任至重故其責至深宰相之職在於已然而中丞之責在於未形何者折姦忽而消邪謀中丞之職也中丞失其職而後宰相誤於國不然豈容見於事為貽患四海而後濡衣濡首以救之耶唐陽城為諫官七年裴延齡日夜譏毀陸贄求以去之者萬方贄既斥治亂於是分矣城曾不早為之所以遏絕其萌芽及贄幾死始閉半言以盜名於稍世城可免未形之責哉王介甫初參大政雖司馬溫公猶有得人之慶獨呂獻可以為必將誤國言之不行天也如獻可為不失其職矣乃今定和議復侵疆中興之一時也而臺諫之臣有偽則不可不察昔秦趙戰於長

平趙不勝欲救使以求和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
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
必以倦而歸也顧今醜虜之於我其猶有發邪蓋亦不遺餘力
矣是必以倦而歸也雖以倦而歸然猶空城市重幣其故無有
不利也我且恃而不恐詭詭以自弛則方來之患有不可勝諱
春秋之際魯之不振者已數世至定公而授孔子以政蓋將抑
私門尊公室此齊之所深忌也是無他魯之有季孟氏猶齊之有
田氏孟氏苟既挽於義則田氏不容陷於惡勢之所激也故一
朝歸鄆讙龜陰之三邑以嘗於魯而定公受之安焉於是繼有
女樂之遺而孔子出走矣先儒以夾谷之會齊爲魯屈辱乃歸三
邑以謝過如景公田常而可以禮婉之哉使定公少自反知三
邑之爲驕餌益務刻志厲行聚魯國以聽於孔子則伯魯之舊
可拱而復也某讀書至此未嘗不廢卷而歎恭惟陛下克已裕
民天地所亮万無定公之失然醜虜犬豕也抑有甚於景公田

常之鷙討儀稍紓其僭而陰蓄其毒口血未乾弃盟以致死則
往日之守淮未若守江之為易而今日之守河未若守淮之為
難語曰強者善於攻弱者不能守其可不必加惻乎范蠡之憂
在於勝楚之先而羊祜之憂在於平吳之後君子謀國蓋如此
願執事深思遠覽酌古御今先事建言歆難未形無俾獻可專
美於前以大尉塞四海之論其或未即死莫於其時資執事以
効尺寸杜牧所謂能文為執事喜復自喜耶山川修緬瞻奉未
期切乃厚為社稷重自尊愛惓惓不次

上吳察院書　　西山先生

博啓察院足下一別累年相望數千万里外而平昔相勉者不
敢忘蓋若朝夕奉周旋於左右也恭惟淵聖帝起執事於衆人
之下用執事於初載是謂國士之知如執事之賢以言為職蓋其
所自負也伏念本朝之變自書史以來所未有者世之言亂旦
者曰京曰黼而不及安石博獨恨之自安石持天命不足畏祖

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之論逾五十年忠良屏斥姦邪得志風俗於是大壞小人欺其君而不言強虜脅其主而不死蓋世無君子久矣嗟夫此安石之罪也破墓斷棺猶有餘責褫封追謚以其邪說之書尚何待而不焚此執事所當言也古之用人雖夷狄盜賊仇怨其賢也則不可廢穆公用由余管仲用二盜齊公用管仲是也今之士大夫汙於茲且者賢也用之可也小人也棄之可也若曰兼收而並用之則不可也此執事所當言也京城之圍渊聖皇帝蠟書召西師之兵哀痛之言至不忍讀元帥范致虛用縣官金繒數千百萬募白士爲兵以自衛師出三時不能越陝前軍潰敗于靖致虛棄甲以走虜乘勝逼陝致虛不罪之廷以陝將李彌大蒲將席益私諂於致虛皆檄之使遁故失陝失蒲失解失虢關中大震此致虛之用兵也熙春王倚慶師王似延師張深阻兵觀變渭師席貢秦師趙點奉詔不行點汙吏也當君父危急略不經意方祭大帥洋州裴放禁兵輦載往來

不絕道路為之切齒今致虛進職點被名何以深皆受寵于朝是天下無復有當罰矣晉陶侃討蘇峻也督撥諸鎮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進峻平侃表敦沮軍頤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當時議者罪導之無政知晉室不競矣今諸帥之在朝廷朝廷之待諸帥又過於此亦執事所當言也雖然執事之言又有大者博聞之道路謂朝廷有南遷之議其真若未決也不幸果然則天下之事去矣昔晉之南遷若劉曜劉聰石勒之徒分據中原王室無地可立特出於衰弱不振之計故以王導謝安之賢終不能復今日之禍天下之人憤痛泣血恨不得食虜之肉未聞有乘間竊發盜州縣者也虜已退歸其巢穴朝廷何所避而遷乎為上之計繕治都城以安宗社邊報有警言留重臣為守陛下親總六軍西幸岐雍以形勢臨之治三秦之兵資蜀之財兵威既振虜勢自促兩宮可復西河可定也陳策之要者矣朝廷跛步而南中原自有司者不

待勇之至也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盖執事之所難言而不可不言者僕越在埜其乃積憂成疾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有所負焉雖然言之不獻於上而獻之執事所以待執事何如惟亟圖之幸甚不宣僕再拜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九